

調經

男寅蔚古愚參訂孫男心蘭字全校

門人問曰婦人以血為主醫者輒云血海可以實指其所在乎 陳修園曰人身之血海胞地居膀胱之外而為膀胱之室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是男女皆有此血海但男則運而行之女則停而止之運行者無積而不滿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停止者有積而始滿故陰血應月而一下此男女天癸之總根也而婦人一科專以月事為王經云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蓋時者滿三旬之期而一下以象月盈則虧下之不夫其期故名月信門人高子問曰女科中好手甚少不可不大為之振作因執女科書數十種屬余擇而授之余遍閱大有悟曰古人以月經名為月信不止命名確切而月事之有無多少遲速及一切治療之原委無不包括於信字之中夫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脾為陰土胃為陽土而皆屬信信則以時而下不愆其期雖曰心生血肝藏血衝任督三脈俱為血海為月信之原而其統主則為脾胃脾胃和則血自生謂血生於水穀之精氣也若精血之來前後多少有無不一謂之不調不調則為失信矣經云土太過則敦阜阜者高也敦者厚也既高而又厚則令除去宜用平胃散加大黃白芍藥枳實桃仁之類經又云土不及則卑監卑者下也監者陷也坑也既下而又陷坑則令培補宜六君子湯加芍歸芩芍及歸脾湯之類此言經水不調以虛實分之也又有以陰陽偏勝分之者許叔微云婦人病多是月經乍多乍少或前或後時發疼痛醫者一例呼為經病不辨陰勝陽勝陰所以服藥少效蓋陰氣勝陽則胞寒氣冷血不運行經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故令乍少而在月後或斷絕若陽氣勝陰則血氣散溢經所謂夏暑地熱經水沸騰故令乍多而在月前或崩漏不止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乖以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余則以陰陽二字專指脾胃而言蓋脾者太陰之濕土也不得陽明燥氣以調之則寒濕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即內經卑監之旨也胃者陽明之燥土也不得太陰之濕氣以調之則燥熱盛而陽獨勝陽道常實及內經敦阜之旨也至於用方以四物湯加香附茯苓神芩草為主陰勝加乾薑桂附吳茱及桃仁紅花之類陽勝加知柏苓連門冬之類平平淺淺中亦不可廢若求其所以然之妙金匱溫經湯一方無論陰陽虛實閉塞崩漏老少善用之無不應手

叙言

醫者意也靈素具在非神而明之則拘守成方將為斯世屢顧醫難而醫婦人女子尤難昔人以小兒為巫科竊意
女科亦然蓋小兒不能言而婦人則言不能盡惟得之指下洞見乎脈與證之相符庶不致於差謬矣吳航
修園先生儒也幼讀岐黃語即精其理一切時醫之論能力窮其非引而歸於至正旋由科舉出為邑宰以四診法
佐撫字至今燕南趙北人猶頌之 先生不欲秘活人方既手刊各種書又遺屬盡刻所著 令嗣遵之次第行於
世為世利賴今 令孫心典一兄又以醫學成先志檢 先生所選女科要旨將付梓人以年與君家世有往來之
誼命作弁言余既心好 先生書復嘉其後人之能善承家學存心濟人功誠偉焉不揣固陋因為之序侯官林瑞
年拜手

心典少隨任非直獲觀

先大父公餘之暇命 先伯父擬註傷寒論淺註為前集命 先君擬註金匱要畧淺註為後集割晰詳明以示來
者更遺女科要旨一書命 先君韻擬之未及付梓回憶當年 與弟心翰 伏讀之餘不勝霜露之感忽忽幾
數十春秋矣是書也吾 祖所殫精瘁慮以期有裨於世者不能梓而行之則吾之責也謹校之以付攻木氏

辛丑荔月長孫 心典謹識

女科要旨目錄

卷一

調經

種子

卷二

胎前

卷三

產後

卷四

雜病

外科



女科要旨卷一

閱長樂陳念祖修圍著

調經

男寅蔚古愚參訂孫男心蘭並亭全校

門人問曰婦人以血為主醫者輒云血海可以實指其所在乎 陳修園曰人身之血海胞地居膀胱之外而為膀胱之室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是男女皆有此血海但男則運而行之女則停而止之運行者無積而不滿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停止者有積而始滿故陰血應月而一下此男女天癸之總根也而婦人一科專以月事為主經云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蓋時者滿三旬之期而一下以象月盈則虧下之不夫其期故名月信門人高子問曰女科中好手甚少不可不大為之振作因執女科書數十種屬余擇而授之余遍閱大有悟曰古人以月經名為月信不止命名確切而月事之有無多少遲速及一切治療之原委無不包括於信字之中夫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脾為陰土胃為陽土而皆屬信信則以時而下不愆其期雖曰心生血肝藏血衝任督三脈俱為血海為月信之原而其統主則為脾胃脾胃和則血自生謂血生於水穀之精氣也若精血之來前後多少有無不一謂之不調不調則為失信矣經云土太過則敦阜阜者高也敦者厚也既高而又厚則令除去宜用平胃散加大黃白芍藥枳實桃仁之類經又云土不及則卑監卑者下也監者陷也坑也既下而又陷坑則令培補宜六君子湯加芍歸柴芍及歸脾湯之類此言經水不調以虛實分之也又有以陰陽偏勝分之者許叔微云婦人病多是月經乍多乍少或前或後時發疼痛醫者一例呼為經病不辨陰勝陽勝陰所以服藥少效蓋陰氣勝陽則肥寒氣冷血不運行經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故令乍少而在月後或斷絕若陽氣勝陰則血氣散溢經所謂夏暑地熱經水沸騰故令乍多而在月前或前漏不止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乖以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余則以陰陽二字專指脾胃而言蓋脾者太陰之濕土也不得陽明燥氣以調之則寒濕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即內經卑監之旨也胃者陽明之燥土也不得太陰之濕氣以調之則燥熱盛而陽獨勝陽道常實及內經敦阜之旨也至於用方以四物湯加香附從神芎草為主陰勝加乾薑桂附吳萸及桃仁紅花之類陽勝加知柏苓連門冬之類平平淺淺中亦不可廢若求其所以然之妙全匱溫經湯一方無論陰陽虛實閉塞崩漏老少善用之無不應手

取效此不特今之習女科者聞之吐舌即數百年來註金匱之家或識見不到而不能言或珍為枕秘而不肯言今修園老矣不得不擇人而傳之但既傳之而又囑之曰靈樞經載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插血之盟也凡思議不可及之方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必擇大學問之人知其居心長厚者而後授之

門人問曰女人之經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通或塞其病也間或有不關於病者願聞其說曰天下事有常而即有變婦人當月事之期其血不下只見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謂倒經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謂居經有一年一行者是謂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謂暗經有受胎之後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謂胎感俗名胎胎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而胎不墜者是漏胎此雖異常而數患之竟不害事也彼皆以妄為常而中土失其王信之道如人無信行全賴狡詐以成家君子不為也大抵婦人患此者性情亦必乖張

門人問曰經候不調既得聞命矣今願聞調經之法曰諸家調經之說是非參半而蕭慎齋以調經莫先於去病錄李氏之論一條以分因詳證法治錄方氏之論一條又參以統論二氏之說深合鄙意今全錄於後

李氏云婦人月水循環纖疴不作而有子若兼潮熱腹痛重則咳嗽汗嘔或瀉有潮熱則血愈消耗有汗咳嘔則氣往上行瀉則津偏於後痛則積結於中是以必先去病而後可以滋血調經就中潮熱痰痛尤為婦人常病蓋血滯積入骨髓便為骨蒸血滯積瘀與日生新血相搏則為痰痛血枯不能滋養百骸則蒸熱於內血枯胞絡大盛或使痰氣食積寒冷則為痰痛凡此諸病皆阻經候不調必先去其病而後可以調經也

方氏曰婦人經病有月候不調者有月候不通者然不調不通中有兼痰痛者有兼發熱者此分而為四也細詳之不調中有趨前者有退後者趨前為熱退後為虛不通中有血枯者有血滯者血滯宜破血枯宜補也痰痛中有時常作痛者有經前經後作痛者常時與經前為血積以經後為血虛也發熱中有常時發熱者有經行發熱者常時為血虛有積經行為血虛而有熱也是四者之中又分為八矣人之氣血周流忽有憂思忿怒則鬱結不行經前產後急遇飲冷形寒則惡露不盡此經候不調不通作痛發熱所由作也大抵氣行血行氣止血止故治血病以行氣為先香附之類是也熱則流通寒則凝塞故治血病以熱藥為佐肉桂之類是也

蕭慎齋曰按婦人有先病而後致經不調者有因經不調而後生諸病者如先因病而後經不調當先治病病去則



經自調若因經不行而後生病當先調經經調則病自除李氏一論可謂調經之要然偏而不全余故補其未盡之旨若方氏分因詳症誠得統論調經大法

門人問曰夫子以月事為月信專主脾胃不撫內經之字句而獨得其精華究竟從何節得來乎曰詩以思無邪祿之禮以毋不敬該之余此論從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領會出來今錄其原文又採集各家之註願學者熟讀而有得之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奔者死不治馬元臺云二陽足陽明胃脈也為倉廩之官主納水穀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壽之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馬胃有所受脾不能化而繼則漸不能納受故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水穀衰及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脈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余擬用歸脾湯重加鹿茸麥門冬服二十餘劑可愈武叔卿註云此節當從隱曲推解人有隱情曲意難以舒其衷則氣鬱而不暢不暢則心氣不開脾氣不化水穀日少不能變化氣血以入二陽之血海血海無餘所以不月也余擬用歸脾湯加芍藥柴胡傳為風消者風之石火之化消消瘦也發熱消瘴胃主肌肉也余擬用歸脾湯加丹皮梔子地骨皮芍藥傳為息奔者喘息上奔胃氣上逆也余用金匱麥門冬湯人無胃氣則死故云死不治此一節為經血本原之論也

門人問曰婦人經閉或因家務煩惱或因胎產乳子受傷其不調也有自室女何以亦有不調之病乎余曰室女患此甚於婦人所以多死室女乃渾全之人氣血正旺不應阻塞竟患經閉不行若非血海乾枯則為經脈逆轉血海乾枯者宜用當歸補血湯加麥冬白芍各五錢炙甘草二錢虛極者加附子一錢以助之倘或失治則內熱咳嗽肌肉甲錯毫髮焦落而成怯症矣經脈逆者宜用金匱麥門冬湯芍藥甘草湯加牛膝茜草之類兼服四烏鱘骨一蘆茹丸以調之倘或失治則為吐血衄血咳嗽骨蒸而成瘵病矣若肝火熾盛左脇刺痛頸生瘰癧佐以道遠散加瓜萸實川貝母生牡蠣青皮之類若肝脈弦上寸口魚際非藥所能治即與塔配則愈或與加味道遠散若體常怯寒食少腹脹佐以六君子湯加乾薑之類歸脾湯八珍湯可以出入互用然余又有深一層治法憶予乾隆辛丑歲朱紫坊黃姓之女年方二十二歲始因經閉服行經之藥不效後泄瀉不止食少骨瘦如柴服四神八味之類瀉益甚而五更至天明數次便後帶血余主用金匱黃土湯以赤石脂易黃土以乾薑易附子每服如生鹿茸五錢意以先

止其泄瀉便紅然後再調其經水連服八劑泄瀉如故而經水通矣又服五劑瀉血俱止後服六君子湯加乾薑收功可知鹿茸入衝任督三脈大能補血非無情之草木所可比也又閱喻嘉言寓意草載楊季登之女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勞怯醫見多汗誤謂虛也投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任督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血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龍膏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附此二案為一虛一實之對學者當一隅而三反之

門人問曰女科書一病一方且一病而有數方其方倍於男子此書於調經一節止取一十九方毋乃太簡乎曰女經只有十二方傷寒論止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匱止有二百四十三方可以謂之方唐以後合法者甚少其餘不過彙集藥品不可以名方而女科所傳之方更為淺陋夫神農本草經之旨與伊聖制方之法淺陋之方姑任淺陋之醫輩用之淺陋之病家服之服之不愈亦無恙言或日久而病氣衰亦自愈余姑置弗論也今諸同學皆好學深思士也儒者以濟人為心以我之獨知俯視一切未免驚俗恐濟人不廣禮貴從俗醫道何獨不然今取習用之方而精選之即如四物湯本淺近而無深意也余則加入香附使神各二錢為佐是取鐵翁道人之交感丸參替其內交感者以氣之化於無形也又加炙甘草四錢為君是取仲景先生之復脈湯主持其際復脈者以血之運而不息也變淺近為神奇孰讀內經本經伸景書者方信余言之不謬又有加減套法經血先期而至加芩連知柏後期而至加薑桂艾葉實者加陳皮枳實虛者加人參白朮大實而閉者加大黃枳實桃仁牛膝更佐以抵當湯桃仁承氣湯大虛而枯者加參朮鹿角膠牛膝外更加以人參養榮湯經行而腹痛拒按者加延胡索木香經已行而腹痛者加人參白朮乾薑經水不通逆行而為吐血衄血者加牛膝澤蘭韭汁量便若腹中素有痞飲食滿悶者除地黃加枳實半夏色紫者風也加荆防白芷黑者熱甚也加芩連丹皮骨皮淡白者虛也有挾痰停水以混之加參耆陳半色如煙塵水如屋漏水者合二陳湯再加防風秦丸蒼朮如豆汁者如芩連或帶黃澤瀉者澤瀉也或成塊作斤血不變者氣滯也加元胡枳實陳皮色變紫黑者屬熱者多屬寒者亦有之宜察脈審症此外若惡寒發熱頭痛有

汗加桂枝薑棗無汗加麻黃細辛之類詳於海藏六合湯不替其餘歸脾道遙各方雖不可與內經四烏鯁骨一蘆茹丸等方並論而視益母勝金丹吳順丸之類則寬乎遠矣

古今方十九首

平胃散 治土氣太過經血不調達生篇加芒硝能下死胎

六君子湯 方中參朮苓草脾藥也陳皮半夏胃藥也經血生於脾胃故加歸芍之類便是調經之方

四物湯 婦科總方時人習用之方中妙在川芎一味

新定加味四物湯 方論見上

十全大補湯 八珍湯 二方氣血雙補其用藥品雖云板實却亦平穩可從

人參養榮湯 五臟兼補視八珍十全 高一格以藥品之輕重得法也

生白芍 一錢 五分 人參 當歸 陳皮 桂心 徐靈胎 蘭臺 執乾云是黃耆 茯苓 白木

四烏鯁魚骨一蘆茹丸 經內 調經種子亦治男人陽痿

烏鯁魚骨 四兩 蘆茹 一兩 長男爵按以雀卵丸如小豆大食前以鮑魚汁送下五丸今酌增為二錢後人用

白毛黑骨雄雞一隻去毛腸不見水擦乾用當歸二兩川芎一兩入前藥於雞腹內加酒二椀童便一椀蒸到汁

乾將雞取淨肉和藥晒為末或加香附四兩炒紫茯苓神人參各一兩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酒送下或米湯

送下

抵當湯 通瘀猛劑 見傷寒論 桃仁承氣湯 通瘀緩劑 見傷寒論

蠶砂酒 治月經久閉 按此方較上二方更為平穩 無灰酒壺 右重湯煮熟去砂溫飲一盞即通

歸脾湯 內經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此方頗合經旨

當歸 茯苓 人參 吳萸 白木 棗仁 龍眼肉 各二 遠志 木香 炙草 各一



右水煎服

高鼓峯云男婦怯弱不論何症止以此方去木香加芍藥麥冬五味子服至月餘必愈雖有他方吾不知也按方中全賴木香一味若去之何以成歸脾湯乎若有寒熱往來可加柴胡芍藥若潮熱骨蒸加丹皮地骨皮梔子若起於佛鬱加貝母黃連若腹痛經閉加桃仁紅花胡索之類

逍遙散 女子善懷每多憂鬱此方解肝鬱也而諸鬱無不兼治趙養葵謂五鬱皆屬於肝也方從小柴胡湯套出越鞠丸丹解鬱總方易思蘭醫案治寒熱虛實一切雜病皆從此方變化屢用屢驗

香附童便

山梔

撫芎

蒼木

六神麩

以蒸餅為丸每服三錢陳米湯送下

溫經湯 治經閉或經行過多或崩漏不止或久不受胎統名帶下

吳萸三兩

當歸

芍藥

芍藥

人參

桂枝

阿膠

丹皮

甘草各二兩

生薑三兩一兩

半夏半升一升

麥冬一升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久不受胎及過期不來口乾腹滿掌心燒卅六病該謂十二病九痛七害五痛三瘕共帶

下條歸芍膠芍權各二權攝錄也稱其數各二兩桂參丹單數相侷八物同用整升重用門冬勝任減半止用半升也相需半

夏速求更佐吳萸生薑各三兩閉主期前過多不來少腹寒久各探幽

次男元序 按當歸芍藥阿膠肝藥也丹皮桂枝即心藥也吳萸黃肝藥亦胃藥也半夏胃藥亦衝藥也麥門

冬甘草即胃藥也人參補五臟生薑利諸氣也病在經血以血生於心藏於肝也衝為血海也胃屬陽明厥陰衝

脈麗之也然細譯方意以陽明為主吳萸黃用至二兩驅陽明中土之寒即以麥門冬用至一升滋陽明中土之

燥一寒一熱不使偏隅所以謂之溫也半夏用至半升生薑用至三兩者以薑能去穢而胃氣安夏能去逆而胃

氣順也其餘皆相輔而成其溫之用絕無逐瘀之品故過期不來者能通之月來過多者能止之少腹寒而不

受胎者並能治之其神妙不可言矣

六味丸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桂附八味丸 益火之源以消陰翳 二方治婦人經病無子加香附童便浸川貝母當歸各三兩艾葉醋炒二兩



多效

當歸補血湯 治血虛發熱症類白虎但脈不洪長以別之

黃耆一兩 當歸三錢 右水煎服 尤在涇金匱翼有生地五錢甘草二錢余未和其所本

麥門冬湯 治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

長孫界心典藥 按可借治婦人返經上逆吐衄等症蓋以此方專入陽明陽明之脈以下行為順上行為逆衛任

之脈麗於陽明三經主血故以此方為正治之法若去粳米加蜂蜜八錢取百花之菁華以補既亡之胃陰更為

周到然陽明因虛火而逆者固宜此湯陽明因虛寒而逆者舍吳茱萸之溫降將何道以鎮納之乎噫嘻吐血

血之症違眾說而專主此湯恐漢唐以下至今日而始聞是語也

麥門冬四錢 者半夏二錢 大棗二枚 炙甘草一錢 粳米三錢 人參一錢 右諸味清水煎服

修園與諸生講學於嵩山之井上草堂座中有謂某醫自誇為女科名手執其常用之方來詢余不覺大發一嘆

曰女科本無純粹可觀之書而世上醫輩更不必深求之也然而相傳習用之藥不自知其為害人之品者則有

四一曰丹參謂丹參不寒不燥不補不攻一味功兼四物且能去瘀血生新血李士材謂其去瘀之功多於生血

為婦人之要藥豈知本草經云丹參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破癥除瘕止煩滿益氣

一名卻蟬生山谷通共三十八字其云主心腹邪氣邪氣二字即下文寒熱之氣也邪在心則煩邪在腹則滿

腸居腹內邪氣走於腸中故幽幽鳴如走水積聚亦病於腹積而不散推之不移為癥瘕者微也以其有形可

微也或聚或散推之則移為瘕瘕者微也言其假借而成也其云益氣者通章以心腹邪氣為提綱邪氣既除

則正氣自蒸受益非丹參能補益之也詳經文之旨專主驅邪且驅心腹之裏邪與四物湯之功用冰炭相反

若以平時調理胎前產後之常藥而輒用之攻伐無過臟氣大傷即孟夫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亡

是也此女科習用丹參之害人一也二曰益母謂益母能通血脈調經水去瘀生新為婦人之良藥豈知本草

經云差射子味辛微溫主明目益精除水氣久服經身並主癰癧瘡可作浴湯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

生池澤通共四十一字無一字言及婦人經產之症其云微溫者得春本之氣也味辛者得秋金之味也木有利

則其性和性則有輕身之效經所謂風能生物是也其云明目者以肝開竅於目也其云益精者以精生於飲食之精華先散於肝而後藏之於腎也望主癰癘瘡者以洗浴能去肌表之風也若產後癰癘表微發熱是外感微風與此物甚為對症若重症則不足恃矣况症重藥輕則病勢日甚一日終至敗壞而莫挽若華東論西延別有殺人不見血之技修園惡之此女科習用益母草之害人二也三曰何首烏時醫以熟地黃大補陰血恐其膩膈減食竟以何首烏代之豈知何首烏本草經不載而開寶有之極贊其功但為後人新增之品或逞其臆見或得之傳聞不足尚也余惟於久瘡偶用之取其味啻之能截瘡也久痢偶用之取其味苦之能堅腸也若謂其能滋陰補腎如開寶所誇之效吾不信也蓋藥之能滋潤者必其脂脈之足也藥之能補養者必其氣味之和也或問滯澀如首烏何以能滋苦者如首烏何以能補正與地黃相反何以謂其功用同相而相代乎此女科習用何首烏之害人三也四曰鬱金謂婦人之病多起於鬱鬱金能解諸鬱為婦人之良藥而不知此物神農本草經不載而唐本有之唐本云鬱金味苦寒主血積下氣生肌下血破惡血血淋尿血金瘡原文只此二十三字其云氣味苦寒者謂氣寒而善降味苦而善泄也其云血積者血不行則為積積不去則為惡血血逆於上從口鼻而出則為衄血吐血血走於下從便溺而出有痛為血淋無痛為尿血即金瘡之瘀血不去則血水不斷不能生肌此物所以統主之者以其病原皆由於積血特取其大有破惡血之功也蓋血以氣為主又標之曰下氣者以苦寒大泄其氣即所以大破其血視他藥更進一步解鬱二字不見經傳切不可惑此邪說若經水不調因實而閉者不妨以此決之若因虛而閉者是其寇讎且病起於鬱者即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大有深旨若錯認此藥為解鬱而頻用之十不救一至於懷孕最忌攻破此藥更不可以沾唇即在產後非熱結停瘀者亦不可輕用若外邪未淨者以此擅攻其內則邪氣乘虛而內陷若氣血兩虛者以此重虛其虛則氣血無根而暴脫此女科習用鬱金之害人四也聖經灼然可據雜書雜說居然魚目混珠甚為不解昔人謂不讀人間非聖書吾深有味乎斯言也嘗攷神農作耨鞭鉤鋤從六陰陽與太乙外五岳四瀆土地所生單石骨肉心灰毛羽干類皆鞭問之得其所能治主當其五味一日七十毒是神農本草經為辨藥之祖何以後人食唐宋以後之唾餘或取雜書附會鋪張之說及各式臆斷邪說竟與聖經為難斯人也悔聖人之言吾有四字勸語曰庸惡陋劣不可以為醫人

鏡經謂當碎其碑汚其面正非過激之談

種子

門人問曰婦人何以無子曰婦人無子皆由經水不調經水所以不調者皆由內有七情之傷外有六淫之感或氣血偏或陰陽相乘所致種子之法即在於調經之中前論已詳矣若經水既調身無他病而亦不孕者一則身體過於肥盛脂滿子宮而不納精也前人有啟宮丸一方頗超然修園最厭女科書排列許多方名徒亂人意究竟是二陳湯加蒼朮川芎六神鈔香附之類不知直說出來更妙一則身體過於羸瘦子宮無血而精不聚也常岳有育麟珠效然亦是八珍湯加免絲子鹿茸霜川椒杜仲四味似亦不必另立名色也其有生女不生男者係以男人腎脈不足陽不勝陰令其男人以鹿茸四具人參一觔遠志四兩免絲子半觔醇酒為丸服之所謂得其要者一言而盡他書皆繁而無當也

啟宮丸 時方

半夏製 蒼朮

香附各四兩童便浸炒 六神鈔炒

茯苓生研

陳皮各二兩鹽水炒 川芎三兩酒炒 蒸餅丸酒下三錢

服蒼朮又一本作白朮

育麟珠 時方

鹿角霜

川芎

白芍

天生木

茯苓各二兩

川椒一兩

人參二兩

當歸四兩

杜仲

甘草各一兩

免絲

地黃各四兩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米湯無灰酒送下

門人問曰婦人不能得孕或易於得孕可以診脈而預知之否乎曰陳楚良云人身血氣各有虛實寒熱之異惟察脈可知舍脈而獨言藥者妄也脈不宜太過而數數則為熱不宜不及而遲遲則為寒不宜太有力而實實者正氣虛大邪乘之以實也治法當散鬱以伐其邪邪去而後正可補不宜太無力而虛虛乃血氣虛也治法當補其氣血又有女子氣多血少寒熱不調月水違期皆當診脈而以活法治之務使夫婦之脈和平有力交合有期不妄用藥乃能生子也

門人問曰東垣言婦人經水甫淨三日前交者成男以精勝於血也三日後交者成女以血勝於精也七日子宮既

閉雖交而亦不孕者氏言血先至裏精以生男精先至裏血則生女道藏言月水淨後一三五成男二四六成女聖經言因氣而左動陽資之則成男因氣而右動陰資之則成女程鳴謙言精之百脈齊到勝乎血則成男血之百脈齊到勝乎精則成女此皆一偏之言不足以語乾坤陰陽之道也老子云天法道法自然亦惟順之而已然天命雖聽其自然而人事亦不可不盡致問求嗣果有其法否乎曰衰了凡云天地生物必有網緼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候猶犬至微將受娠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網緼樂育之氣觸之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機也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網緼之候於一時辰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

門人問曰婦科論種子繁雜無所適從而至當不易之法當宗誰氏曰宋駱龍吉有內經拾遺一書明人增補之內附種子論一首方三首卓然不凡論云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偏陰不生偏陽不長理有必然者也然夫婦交構而不通其會亦偏陰偏陽之謂也則以無子而諉於天命豈不泥乎間有資藥餌以養精血候月精以種孕育多峻補以求說遇又求嗣未得而害已隨之深可痛可惜也茲幸拜名師於百年中而得有秘受焉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曰乘時四曰投虛地則母之血也種則父之精也時則精血交感之會也虛則去舊生新之初也余聞之師曰母不受胎者氣盛血衰故也衰由傷於寒熱感於七情氣凝血滯榮衛不和以致經水前後多少謂之陰失其道何以能受父不種子氣虛精弱故也弱由過於色慾傷乎五臟臟皆有精而藏於腎腎經既弱辟之射者力微天枉不能中的謂之陽失其道何以能種故腴地不發瘠種而大粒亦不長碗地調經養精之道所宜講也誠精血盛矣又必待時而動乘虛而入如月經一來即記其時算至三十時辰則穢氣滌淨新血初萌虛之時也乘而投之如恐情實不開陰陽背馳則有奇礙納之戶內以動其慾庶子宮開兩情美真元媾合如魚得水雖素不孕者亦孕矣此法屢試屢驗百發百中者也豈謬言哉及其既孕欲審男女先以父生年一文在下母生年一文在上後以受胎之月居中或遇乾坎艮震陽象也則生男或遇巽離坤兌陰象也則生女有可預知者焉嗚呼始而無子者非天也人自戕其天也已而有子者亦非天也人定可以勝天也

時方三首

廣嗣丸 此方乃論中所謂奇純納之戶內者也

沉香 丁香 吳萸 官桂 白芨 蛇床子 木鱉子 杏仁 砂仁

固精丸 以下二方乃論中所謂養精調經之平和藥也 右十味煉蜜為丸如綠豆大

附子 一枚重八錢 臍心作竅如皂角子 大入味砂三錢 淫紙包煨用一半 獼猴 一枚 淨泉三府所出者 便塗遍厚紙裏 以成三斤喂之 桂心 去史 龍齒

當歸 酒焙 石菖蒲 煨去 山茱萸 去核 烏藥 天台 益智 去核 杜仲 酒炒 牛膝 酒浸 秦椒 細辛

桔梗 鹽湯泡 半夏 鹽湯泡 防風 川椒 合口者 茯神 白芍 錢各三 乾薑 炒半生 蓮肉 一兩

右二十一味研糯米為丸取附子肉研砂為衣如梧桐大每服三十九丸加至七十九丸空心淡醋湯或鹽湯佳下

增損地黃丸 治月經不調久而無子 黃連 半兩 右三味酒浸一宿焙乾為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九

至一百丸如經少溫酒下經多米湯下 外備方三首

五子衍宗丸 治男人精虛無子陽事不舉 免絲子 八兩 枸杞子 覆盆子 各四兩 五味子 車前子 各三兩 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卓米

湯送下三錢時法以左尺虛為天一之水衰宜合六味地黃丸右尺虛為地二之火衰宜合桂附地黃丸兩尺俱

虛為水火俱衰宜合十補丸余每用加人參鹿茸魚鱉各四兩或以黃耆一斤熬膏和密煉為丸為效較速 長

孫男心典 按凡物之多子者久服之亦令人多子且免絲子車前子煮汁膠膩極似人精故能益精而聚精况又

得枸杞覆盆皆滋潤之品以助之乎尤妙在五味子之收瀉與車前子之通利並用大具天然開闔之妙亦時方

之頗有意義者 修園於女科擇用數方之後必短註數語諸子讀之咸謂語短味長起而問曰牌味之藥以米

湯送下正法也而治肝之劑亦用之者取震坤合德之義也治肺之劑亦用之者取土旺生金之義也治心之劑

亦用之者取火歸土旺之意也惟腎處最下用藥宜速其下行若雜以脾胃之藥恐逗留其下行之性濡滯於中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而作脹前者時行之某醫治一老婦評於方後云老年陰虛當以六味地黃丸為主而脾胃又須兼顧加入梗米八錢為脾胃雙補立法夫子聞之而噴飯茲何以補腎諸丸而以米湯送下乎曰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者五穀之正味也扁鵲云損其腎者益其精精者五穀之精華也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甘者正味也世間物惟五穀得味之正但能淡食穀味最能養精麥了凡云煮粥飯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米之精液所聚食之最能補精余於補腎各丸必以米湯送下者此物此志也若時醫以熟地黃與白木粳米同用者則有壅滯之患耳

十補丸 治血氣兩虛先天之火俱衰少年而有老態者

鹿茸 澤瀉 附子 內桂 山茱 薯蕷 茯神 人參 當歸 白朮

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米湯送下三錢此方與十全大補同意但十全大補湯從氣血之流行處著眼氣血者後天有形之用也此方從水火之本根處著眼水火者是先天無形之體也二方之分別在此

新定加味交感丸 治婦人不育

香附去毛水浸一晝夜 兔絲子一斤 當歸童便浸 茯神各四兩 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晚各服三錢米湯送下 次孫男心蘭

取之為君當歸能滋子宮之乾燥故取之為使至於香附茯神鐵瓮翁名交感丸其效詳載於內經拾遺中不待贅論

贅論

門人問曰轉女為男果有此法否乎曰於傳有之有令孕婦佩極大之雄黃者有令者本夫之衣冠環水井而左旋三週面觀井中之形不令人見者又於床下暗存刀斧刀背向上刀口向下者密存雄雞毛羽於席下者吾亦姑臧其說而弗論之大抵厚積陰功廣行善事而不沒人善更為第一善事不必持齋祈禱定叶熊羆之占

女科要旨卷二

胎前

門人問曰金匱壯娠一門夫子之註甚詳恐難為淺學道也此外還有簡易之法賢愚可共曉否曰夫道一而已矣

淺者自見其淺深者自見其深也金匱本於靈素後之高明者得金匱之一和半解敷衍成篇如今之舉業家取五經四書題目作臭腐時文無定體惟不失立言之語氣而合時文之法度斯得矣茲且從俗而言時法王海藏云胎前氣血和平則百病不生若氣旺而熱熱則耗氣血而胎不安當清熱養血為主若起居飲食調攝得宜絕嗜慾安養胎氣雖感別症總以安胎為主又云安胎之法有二如母病以致動胎者但療母則胎自安或胎氣不固或有觸動以致母病者宜安胎則母自愈江石山云凡胎前總以養血健脾清熱疎氣為主吾鄉稱為女科之最上者父子相傳不外此說而更深一步者趙養葵云胎莖之繫於脾猶鐘之繫於梁也若棟柱不固棟梁亦搖必使腎中和煖然後胎有生氣日長而無墮墜之虞何必定以黃芩白朮哉乃此四節平易近人行道人不可不俯而相就毋取驚俗為也

門人問曰夫子引玉海藏云熱則耗氣血而胎不安而朱丹溪謂胎前當清熱養血為主以白朮黃芩為安胎之聖藥立論相同而金匱治妊娠開章即以桂枝湯為首方且有太熱之附子湯溫補之膠艾湯不啻南轅北轍之異究竟從仲景乎從海藏丹溪乎曰海藏丹溪之論原從金匱常服之當歸散得來金匱之附子湯膠艾湯又與其本篇養胎之白朮散同義須審婦人平日之體氣偏陰偏陽豐厚羸瘦致病之因寒因熱病形之多寒多熱病情之喜寒喜熱又合之於脈而治之不可執一也

門人問曰金匱論妊娠開章以桂枝湯居其首其原文云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症設有醫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各家所注非失之淺則失之鑿請一一明之以為一隅之舉曰金匱云婦人得平脈者言經水不行不可為無病之人而平脈乃為無病之脈診見此脈有喜出望外之意故曰得也其云陰脈小弱者以陰脈屬下焦尺部視上中二部之脈不過小弱小弱則非等於瀉為血滯之病脈此即內經所謂婦人有孕身有病而無邪脈之旨也其云渴不能食者以婦人所食穀味化為血氣下為月水今月水乍聚而欲成胎則中焦之氣壅實中焦者胃也胃病則懶於納穀故不能食胃病則燥氣偏勝故口乾而渴也其云無寒熱者症自內起不關外邪安有惡寒發熱之象哉故以渴不能食無寒熱七字為妊娠之確切真語也且云於法六十日當有此症者特為陰脈小弱一句自明其師古而不泥古之意內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

子言陰尺脈旺與陽寸迴別難經云按之不絕者有孕也亦言按陰尺而不絕也今云陰脈小弱何以與前聖後賢相反至此而不知妊娠之初月水乍聚一月為腺二月為胚三月為胎今在六十日之內其胎尚在將成未成之間下焦之血運於中焦而護腺胚則下焦轉虛所以見小弱之脈過此胎成則漸見陰搏與按之不絕之脈矣其云醫治逆者四句言妊娠只有六十日以三月成胎之數計之卻少了一個月其形不過為一團結聚之血豈容藥之病誤若誤藥而加吐下則禍不旋踵矣絕之者明告其故更以周易勿藥之說導之也其用桂枝湯奈何蓋以身有病而脈無故又非寒熱邪氣凡一切溫涼補瀉之劑皆未盡善惟有桂枝湯一方調和陰陽之為得也

門人問曰巢元方謂妊娠一月名胚胎足厥陰脈養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陽脈養之三月始胎手心主脈以當之當此時血不流行形象始化四月始受水精以成血脈手少陽脈養之五月始受大精以成氣足太陽脈養之六月始受金精以成筋足陽明脈養之七月始受木精以成骨手太陰脈養之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膚革手陽明脈養之九月始受石精以成毛髮足少陰脈養之十月五臟六腑關節人形皆備陳良甫宗其說以五行分配四時徐之才以十月分配某月見某症則用某藥各家之說當從否乎曰十月分經養胎之說創自隋之巢氏張子和既斥其謬矣須知婦人自受胎以後十二經氣血俱翕聚以養胎元豈有某經養某月胎之理又豈有限於某月必見某症必用某方施治之理齊東野人之語吾輩切勿述之以汚口

門人問曰時醫相傳口訣謂胎前無寒吾鄉女科俱宗此說然其說與丹溪輩吻合者多而求之金匱則大不然矣金匱云婦人懷孕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藏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仲景安胎用附子湯大有取義今人置而勿用豈古法不堪為今用與白醫之所貴者力學之外得明師益友日舉其所治之症與聖經之異同合而講論始知其妙其云婦人懷孕六七月其六七月之前身無大病可知也今診其脈弦弦為陰象其身發熱熱為陽浮其胎愈脹脹為虛寒何以謂之曰愈愈者更加之意也吾於此一字而知此婦人本臟素屬虛寒常有微脹今因病而增脹故曰愈也且可因此一字而定其脈弦為陰感於內發熱為陽格於外也且人之一身以背與腹分其陰陽也背為陽而頭項該括其中腹為陰而大小腹該括其中今痛而惡寒不在陽部之背與頭項而在陰部之腹大腹在臍上之中澁下澁乃太陰坤土陽明中土所屬也小腹在於臍下乃少陰水